

“蒙古马精神”的一种解读

兴安

成吉思汗与两匹骏马的传说在蒙古族地区可以说家喻户晓,我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起过。关于这个传说,古代有流传至今的叙事长诗,也有当代人创作的歌曲。

多年前,我就想画一幅关于两匹骏马的水墨作品。2018年在我举办的“白马照夜明,青山无古今”个人水墨艺术展上,我终于完成并展出了这幅八尺整张的大画《成吉思汗的两匹白马》:墨蓝色的夜空,风萧萧,霜凛凛,冷月高悬远方,两匹长鬃白马,一匹举头,一匹俯首,立于大地之上。我本来以为这种民族性比较强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不大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多数人并不知道它的传说和内涵。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很多观众都围在这幅画前,注目观看,还有的人在画前留影。它也成了我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由此,我终于明白了,伟大的人物与英雄的历史是不分民族的,它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遗产,一定会赢得普遍的尊敬和欣赏。但我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的作家,尤其是蒙古族的作家们,为什么不据此传说写一部长篇巨制,让这个事令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我知道,古代神话中各民族的英雄故事原型是共通的,对英雄的崇拜,对英雄神迹的仰慕和追随,比如崇高、善意、勇敢、宽容等等,对我们当下平庸化的现实具有启示意义。终于,我看到了乌雅泰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成吉思汗和

他的两匹骏马》。乌雅泰先生是知名的蒙古族作家,他在鄂尔多斯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而鄂尔多斯也是成吉思汗陵的所在地,陵园内有成吉思汗御封的两匹白马,即以转世的形式从十三世纪延续到今天的神马。而据《蒙古族文学史》记载,最早的手抄音标本也是出自鄂尔多斯。所以,乌雅泰先生写这部小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成吉思汗与两匹骏马的传说应该是历史真实的演化,经过近千年的传诵,已经具备了神话的特质,为此,作者选择了最富有表现力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故事的表现方式又是拟人化的人格化的,所以,它又具有了寓言体的叙事模式。在古代的蒙古人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都富有神性和人性的特征。所以,小说将两匹骏马——扎格勒兄弟,还有狼、喜鹊等各类动物赋予了人格与人性,让他们具有人类的情感、心理和价值观念,并且能够与人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正是蒙古族人世代与自然共生共存并融为一体的独特民族情感与民族心理的一种折射,也是蒙古族文学独特的美学特征与历史想象。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成吉思汗卧薪尝胆,秣兵厉马,消灭强敌,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帝国的经历。另一条是两匹骏马扎格勒兄弟由逃离到回归,辅佐成吉思汗成就霸业的故事。前者显然是历史真

实,后者则是传奇与想象,两者并行或交织,互为映衬,由此构成了小说的叙事整体。成吉思汗的伟业我们都知道,但是小说作为真实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些历史缝隙中隐蔽的细节,我们却很难得知和确认。比如对成吉思汗的形象的塑造,作者颇具匠心。小说以发展的视角,层层递进,记述了主人公成吉思汗从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最终成为了海内之王——成吉思汗。

两匹骏马本为草原野生状态的马,它们刚刚出生,成吉思汗在狩猎途中与它们一见如故,带回了部落,并给它们起名扎格勒。关于扎格勒这个词的蒙古语含义,说法很多,总之是白马的代名词。但是这种白不是我们认识的纯白色,而是带有过度色的花白,它是经过岁月和大自然的洗礼磨练之后所自然形成的那种沧桑之白,它是长生天的造化,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扎格勒兄弟来到成吉思汗身边后,仿佛是长生天下凡的使者,以赤诚感动上苍,让成吉思汗拥有了“苏勒德”(矛形的圣物,是战神和权威的象征),在荒漠中为干渴的大军寻找到了水源,还将成吉思汗从狼群的包围中救出。

但是即使是平凡的天使也会有私心。连年的征战,兄弟俩很是辛苦,由于没有受到成吉思汗的表扬和奖励,弟弟小扎格勒心生不满,独自逃离。小说的这条线索就是在小扎格勒的逃离,哥哥大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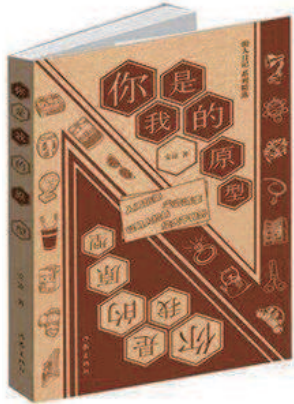
勒的寻找,然后是兄弟俩的回归,这种复杂曲折的情节中展开。在大扎格勒的劝说下,兄弟俩决定回归军营。之后他们屡立战功,在一次战斗中,小扎格勒还咬住了一支射向成吉思汗的毒箭。不久,在大汗的登基大典上,成吉思汗封赏兄弟俩为大蒙古国神马,并颁布法律,对待扎格勒,任何人不得骑乘,任何人不得使役,任何人不得呵斥……从此,世间就有了《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的传说,扎格勒也由此代代相传,转世到现在。

在读这部小说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个传说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乌雅泰先生为什么选择将这么一个古老的对蒙古人来说耳熟能详的文本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以为,一方面当然是蒙古族对成吉思汗英名的崇拜,对圣主对祖先的敬仰,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对马的理解。我们知道,马在蒙古

族历史乃至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在蒙古族的五畜中位居首位,被誉为蒙古人最好的“兄弟”。所以蒙古族与马的关系是生死相依的共生关系,没有马,蒙古人也不会成为蒙古人,由此,蒙古人也被称作“马背民族”。

小说《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紧扣蒙古人与马的关系的主题,赞扬了马对主人的忠诚、对故土的眷恋、对信念的执着,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以及它对蒙古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贡献,这种精神品质也恰恰是当下我们所提倡的“蒙古马精神”的实质: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甘于奉献。乌雅泰先生用一个古老的传说,诠释了“蒙古马精神”的现实意义。

《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
乌雅泰/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版)



望者》中写道,一个貌似玩世不恭、厌倦现实的初中生,想象悬崖边有一大块麦田,他要站在悬崖边做一个守望者,专门捕捉在这里玩耍的孩子,防止他们掉下悬崖。在我看来,作家就是人们“心灵麦田的守望者”,他们守护着那些隐秘在人们内心深处、容易被忽略的人性微光,并以文字的温度,温暖读者。

不论无心抑或有意,安凉确曾走进了这样一块“麦田”,他通过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发现并发掘那些普通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细微而隐秘的品质,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审视的精神范本。

在安凉的笔下,描绘的大都是小场景,但透视其叙事空间,承载的却是大社会。安凉以极其“形而下”的生活场景和氛围,隐喻、突显的却是“形而上”的关于现实和人性的思辨。卡佛说,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被

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表面下的风景。《鱼翅捞饭》主要人物仅仅两个,一个父母是小公务员、喜欢吃鱼翅捞饭的中国学生,一个父母是亿万富翁、拒绝吃鱼翅捞饭的美国学生。犹如一出独幕剧在一间中国家庭客厅这一狭小的生活场景上演,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将这一过程呈现出来。这种简约主义式的笔墨,使作者的文字具有了隐藏在冷静叙述背后的情景张力,这种张力在看似客观的文字中间蔓延开来,最终氤氲成令人慨叹的宏大生活图景。《看不见自己影子的人》看似荒诞,实则是一个公安侦察员,对因影子暴露行踪,为救自己而壮烈牺牲同事的痛苦自责的心理反射。这种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叙事,由此具有了书写生命厚重的审美意义,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再现了作者所表现主体的生命之美、人格之美。

就生活的平常、平凡、平庸而言,每个人光鲜的生活背后也许都是一地鸡毛,他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纷繁复杂,安凉通过一个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场”,折射出社会、人性和生存境况的多极性,既引人抚卷喟叹,又令人掩卷深思。

在安凉的笔下,讲述的大都是小故事,但梳理其叙事纬度,反映的却是大变化。坚持眼睛向下的“底层叙事”,通过那些充满个人命运的生活现场和情境,看似小情小义的琐碎表达,其所指向的,却是现实生活的坚硬与时代发展的趋向。

《明星班趣闻》以老友阿健的婚事起笔,以明星班各人婚姻聚合生发,至

最后一对相互厮守的老同学结尾,他者诉说式的铺陈,观念的变化,人生的变故,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以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形式得到不动声色的演绎。《装修后的理发店》叙事情节则更为简单,以故事主人公几次到同一理发店的消费经历,既表达了对于社会发展演进的欣喜,也暗喻了某种无奈。不可否认,即便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单一个体来说,仍存在着抵抗生活的艰涩与艰难,仍存在着疼痛与隐忍的生活体验。安凉以他的小叙事,让我们“窥见”了这种“隐痛”,以及社会发展对某一群体带来的某种“困窘”。

安凉的微型小说,并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讲述,他更着意于故事背后站着的那个人,并通过“那个人”所生活的场域,展示其生活境况。他只负责描绘水面上冰山的八分之一,而其余的八分之七,则由读者去补充。而这正是微型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好的作家,不仅是给读者提供好的阅读文本,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供文本背后的思想与意蕴,引领读者穿越文字,去感悟和感触他所不曾感受过的精神境地。应该说,《你是我的原型》中某些文本,提供了这种可能。

从俗世奇人到都市凡人,安凉的微型小说,应和了当下微型小说的创作态势,即叙事语境更多地驻留在普罗大众身上,而这应该是我们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微型小说作家一如既往守护的初心。

《你是我的原型》安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从俗世奇人到都市凡人

高健

微型叙事,从上古神话、六朝志怪、明清笔记,到当今的奇人异事,虽然叙事体式一路嬗变,但奇、异、怪的叙事特性却如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这些俗世奇人以及奇人异事的精彩演绎,丰富和发展了古典叙事的内在神韵和精神气势。

如今,微型叙述这股源头活水一路蜿蜒,更多地流向田野阡陌、商埠街肆,洗濯着普罗大众身上的人间烟火,使一个个隐身于街头瓦肆的日常小人物形象陡然鲜亮起来。安凉先生的《你是我的原型》,即是其中之一。

在安凉的笔下,关注的大都是小人物,但品味其叙事底蕴,彰显的却是大情怀。在社会扁平化、同质化的今天,小人物更能体现出个体的精神特质与地域特色,他们的个性存在,为文学构建了具有个性特色的精神场域。

应该说,当今时代,哪怕一介布衣凡夫,物质生活的困顿不能说是没有,但已不是主流;人们所遇到的,更多的是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困窘与疑难。而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刷下,如何守住个人心底的人性辉光尤为艰难与可贵。安凉笔下相当数量的小人物,正是体现了这种境况下,个人如何以善良的柔软对抗现实的坚硬。在小区里修鞋的老鞋匠、给老板开车的司机老马、菜市场里做临时协管的单身老王等,这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平凡、卑微,却又让人印象深刻,心生敬意。塞林格在其名作《麦田里的守